#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閻　益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

宋　陳均　撰

徽宗皇帝起辛卯政和元年止乙亥宣和元年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夏四月張商英罷

大觀間天文屢變上意恐甚逐蔡京於杭州四方相賀及商英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官爭設智以陷之會上眷益衰言者乞逐商英愈急意上必有

所主不知商英既去而京復來矣中丞張克公又言商英嘗毀謗先烈比中宮建立陰懷異意又引黨人陳瓘龔夬鄒浩之徒使上書且以巳意令其客唐庚諷臺諫擊善良縱中書吏漏泄命令納結近臣務使更革以鼓動天下凡數罪而給事中蔡嶷亦助克公排之乃除商英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

秋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尋以李良嗣來獻取燕策詔

賜姓趙

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嘗自請覘遼又託遼使蕭至忠言遼主欲識其面上信以為然故特命允中以端明充使往賀生辰而貫以節度使副之皆非故事也蔡京時在杭州聞貫出使亟附奏曰貫前日克敵藉成算耳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可也奈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遼主欲此彼既來要我因遂覘之不亦可乎貫至遼庭其君臣相聚指笑

曰南朝人才如此然遼主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玩好而貫所賫皆極珍奇至運二浙髹藤之具火閣書櫃床椅等往遺之遼主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蓋互相誇尚富侈而已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於燕無所容遂見貫侍者陳有滅燕之策貫大奇之因携歸改姓李名良嗣薦於上遂賜姓趙後遼人數移徵索之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去歲給事中王漢之使遼歸言遼主不務恤民而惟掊剋是好

上下荒淫其相李儼亦恬於目前不為遠計其亡可

待遂除吏部侍郎

再竄陳瓘

王安石嘗著日録八十卷瓘初謂安石此書詆訕宗

廟誣薄神考蓋著撰在退居鍾山懟謗君上之時讀

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

尊堯集以日録詆訕之罪歸於蔡卞其後北歸謂劉

安世曰昨在諫省嘗以王荆公比伊尹伊尹未嘗詆

湯胡可比也又嘗以為神考之師神考用荆公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璀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集痛絶王氏以發揚熈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尊堯所以立名者蓋以神考為堯以主上為舜而助舜尊堯也書成藏之於家及是奏張商英巳罷何執中乃請治尊堯集詆誣罪勒停台州覊管尋移楚州

冬十月竄張商英

初商英有時望而武安節度使郭天信於上前稱道之商英亦欲借助遂相結納使將仕郎俞㬇及僧惠洪達其語言時商英稍裁抑宦寺閹言浸入蔡京之黨乘上意於商英寖衰因諭商英與天信交通漏泄省中語且言天信先開其端於内侯上之動息以報乃從外庭決之莫不如意商英既罷鄭居中等惡商英請推究之張克公亦亟論商英與天信交通狀事下開封獄具商英衡州安置天信貶新州㬇惠洪皆

遠配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彦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後乃追論其罪至以宣仁比呂武蔡京强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異論以故天下皆翕然推重云宣和三年冬卒於京南時陳瓘寓山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為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材疎然時人歸之今其云亡絶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未必孚上下之聽

殆難濟也

壬辰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三月親試舉人

賜莫儔以下七百餘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詩改

賜箴云　初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

杜皆遭譏詆詔送敕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請禁人

習詩賦至是故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侍御筵

進詩改為口號後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矣

先是御筆付知舉蔡嶷士人程文有譏訕先烈動搖國是以害紹述並籤帖真卷進入當痛懲戒尋御批潮州貢士林伯遠試策雖已黜落議論不正有害學術屏出學編管永州知舉蔡嶷以下降斥有差

夏四月燕蔡京内苑

輔臣親王皆與上親為之詔畧曰詔有司掃除内苑太清樓滌内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親幸其所用宫中女樂列奏於庭命子楷侍側

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
京亦上記畧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
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
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
鼎彝罍先陳几案牀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
曰瓊蘭積石為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
有御札靜宇榜檪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東曰積
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嶄喦峻立

奇花異木扶踈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石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仰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緑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謦欬者宮人珠籠巾立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

莫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承平無事君臣同樂
宜畧去苛禮飲食坐次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寳器
進上酌酒以賜命皇太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
建溪異毫命烹新貢太平佳瑞茶飲之上曰日未晡
可令奏樂殿上笙竽琵琶箜篌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宫
娥妙舞上又曰可起觀羣臣凭欄以觀又命宫娥撫
琴擘阮已而羣臣皆盡醉
禁史學

從監察御史李彥章之請也詔士勿兼習史學初翰林學士蔡嶷等請令人復試時務策參以漢唐歷代為問至是令寢前詔勿行

罷鬻官田

范坦等坐獻鬻田之策安置廣州

五月卻羨餘貢

利州路轉運副使張臣獻羨餘三十萬緡為言者所論詔特罷之尋除名編管池州

蔡京落致仕赴都堂議事三日一至都堂

罷科舉

秋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改官名以太宰易左右僕射

詔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

以左輔右輔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

名舊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及尚書置令並罷又

詔武選官稱以通侍正侍中侍中亮中衛左武右武

大夫易內客省延福宮景福殿客省引進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使凡七階中亮中衛郎易客省引進副使左武右武郎易東西上閤門副使凡四階並為橫行以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畧武經武義武翼大夫易皇城至供備庫使凡八階以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畧武經武義武翼郎易副使亦八階為大使臣故內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為敦武修武從義秉義中訓中翊成忠保義承節承信郎進武進義校尉凡十二階

為小使臣軍將等為進武進義副尉守闕進義副尉凡三階殿侍為下班祗應　醫官亦易為成全保和保安大夫成全保和保安郎　又詔太尉係古官舊掌武事名稱已改為武選一品位在節度使之上其儀物班序居執政之次　尋又罷婦人封郡縣君立夫人至孺人凡八等　六年詔假將仕郎去假字假承務郎為登仕郎假承奉承事為從事舊將仕為迪功舊登仕為修職舊通仕為從政餘並仍舊通為十

階又詔於武臣横行內增親衛翊衛拱衛協忠履正宣正大夫通舊為十三階郎亦如之惟不置通侍

改諸州幕職判司置六曹參軍并掾以郡大小事繁簡而定其員數凡添五百四十一員以革員多闕少之獘　時四選官凡四萬三千有奇而闕止一萬四千有奇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

內臣譚稹經營河東邊事至晉州得異物於民間似

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餘闊寸餘厚二三分色赤黑首末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上兩傍横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稹歸以古物進蔡京見之謂此為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遂令守臣呂公雅奏陳公雅又尋得石文隱約四字曰天正堯瑞於是行大朝會禮受圭於正衙大赦天下赦文云錫乃元圭維時大寶内赤外黑上鋭下方藴陰陽之全精體乾坤之盛徳温潤而澤有雲行雨施之文追琢其章

著地平天成之象或言此圭乃開德府通判王景文
家藏舊物獻之於朝景文遂有增秩與郡之命
蔡京進封魯國公何執中進少傅改太宰仍兼門下侍
郎
行給地牧馬法
初熙寧中嘗詔給地牧馬纔行於陜西未幾而止是
年詔復行之先自京東河北以舊牧地募人養馬然
後推之於諸路受田一頃仍蠲其税令牧馬一萬諸

路至九萬匹　宣和二年罷之以民戶所養馬填闕
馬禁軍　五年復給地牧馬法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王安石追封舒王
尋詔封其子雱為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後改從祀
二月崇恩太后劉氏暴崩
后負其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誤矣何不裹起幞頭出
臨百官上嘗謂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箇便有垂簾
意那箇者謂后也又曰朕不得不關防使人當殿門

與之劒若非宣名勿問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
以不謹無疾而崩死之日天為黃霾異常始事覺上
諭輔臣以后不謹且重曰不幸京曰宮禁比修造多
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煩聖
心憂悶何執中忽進曰太后左右願陛下多置人
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愧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可
負殺嫂之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名
卿來議晚果復召輔臣既入殿議將廢之而太后已

崩蓋為左右所逼自即簾鉤而縊焉上曰孟氏已廢今崇恩又廢則泰陵無配矣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

罷勳官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玉清和陽宮成

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宮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宮行禮　七年改為玉清神霄宮　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靜先生

劉混康賜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
置俊選士
改內外舍爲之
赦梓夔路
以築溱椿八州畢也　是歲南平夷戎州保州夷各
納土
頒五禮新儀
大觀初詔置儀禮局於尚書省二年詔訪求古禮器

又詔討論臣庶祭禮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
元禮不足法令親制冠禮沿革付議禮局五禮率視
此編次至是書成局罷　又置禮制局討論古今宮
室車服冠冕之度冠婚喪祭之節　中丞王黼亦乞
頒宣和殿博古圖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詔改
造禮器自是鼎爼豆籩之屬精巧殆與古同　六年
制婦人祭器　初以士民吉凶多用委巷之禮乃頒
新儀吏奉行甚嚴民吏苦之宣和年詔罷　二年禮

制局及大晟府製造所協聲律官並罷

閏月改公主號

改公主為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二字兩國者以四字

郡縣主為宗姬族姬

五月葬昭懷皇后 附永泰陵

定宮闈内省官制

置尚書内省以掌外省六曹所主之事有内宰副及

治中等官内史及都事以下吏員

秋七月頒新燕樂
此樂乃古徵角招君臣相悅之樂也先是幷制匏笙
塤篪八聲始備詔頒焉
貴妃劉氏薨追謚明達皇后
尋祔神主於惠恭皇后別廟
七月保和殿成
上自記之有曰乃詔有司徙屯營於宮垣之外移百
舍宇俾就便利得其地遷延福宮於宮城之北即延

福舊址作保和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曰出光西側殿曰保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西傍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間工製甚巧人致其力始於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飾純緑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黒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竹木犀梅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吴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波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判縈紆清泚方壺長

江逺渚之興左實典謨訓誥經史以憲章古昔有典有則右藏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罍以省象制器參於神明薦於郊廟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玩心游思可喜可愕西挾収琴阮簫硯以揮毫灑墨放懷適情云云

冬十一月癸未郊

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

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遂請付史館京率百官稱賀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 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

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

道職自沖和殿侍晨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晨

同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

道籙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

夏四月閱雅樂

初閱宗子雅樂有官者並遷秩無官者二百八十人

並與承信郎次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大司成以下

並遷秩諸生量與推恩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配赦

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黑氣數十丈貫於壇壝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從之

内侍楊戩加節度

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秋八月宣和殿檜生玉芝

又詔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端之上並許稱賀云

延福宮成

上親記之畧曰延福宮舊占京城之西北隅連禁禦通仙韶瞰城堙背班直下窄桷榱僅足蔽風雨爰筮爰問詢於師言克協朕志合於大同乃役禁旅及敞永巷城之西序大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為南向適得地中因宮名次曰蕋珠又為之書其亭曰碧琅玕晨暉傍於闕　千秋方

繚以修廊連亘千柱聳以殿閣增固面勢宮之左為位二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摛金之閣居其東繁英雪香鉛華瓊華文綺絳葩穠華綠漪瑤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疊石為山而上起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歸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高為層重自下而睥睨之百一十丈有奇徑量

之十楹而裒閣之側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背則附城築土植杏名岡覆茅為亭修竹萬竿其下翠榦碧欄交相隱映宮之右為位二閣曰宴春自方取之凡十二丈又𨻰臺四列山亭三峙為圓池以名海列二亭以跨海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而羸縱數之二百六十七尺而減叢石為基疏泉為湖湖之中作堤以接亭堤之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為茅亭以待憩寒松怪石嘉花異木鬬奇而爭妍龜

鶴亭莊鹿砦蓮濠孔雀之柵椒漆杏花之園西抵麗澤不類塵境　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為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京欲以宮室媚上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延福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闕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嵓壑幽勝宛若生成

置延康述古殿學士
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學士
冬十月
是歲女真破遼國寧江府
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五國與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狡健能擒鵞鶩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

愛之歲終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煩又沿邊諸帥如東京留守黄龍府尹等每封官名邀女真禮物於是諸郡皆潛附阿固達謀舉兵以拒遼人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女真之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天祚使諸人歌舞為娱阿固達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固達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宜以事誅之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固達既歸疑契丹知

其意即先謀稱兵吞併鄰郡部族天祚雖屢遣人呼之不復至矣於是尼堪烏舍等為謀主尼楚赫伊里羅索實默等為將帥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東至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耿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生金人參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值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契丹甲馬三千退保

長白山之阿勒楚喀阿勒楚喀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水為名也是時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以蕭奉先弟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珠楚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伏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骨肉輜重牛羊金帛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又獲甲馬四千女真皆騎兵刻小木牌繫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持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

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勝也　契丹故事軍國大議漢人無與天祚自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名宰相張琳吳庸付兵十萬人使討之即降宣制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計人户家貫備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家産隨竭琳輩又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人從便往往以槍刀氊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有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拉林河一軍

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沃哩布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將作少監武朝彦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亦退歸其域既而盡為女真所攻陷千里蕭然丁壯斬戮幾盡嬰兒則貫縛索上為戲應遼東界屬女真阿固達悉擄之為用至有鐵騎萬餘　初珠赫之敗兵多逃歸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人皆

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每遇敵輒奔女真遂有輕契丹之心矣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瀘南晏夷叛尋討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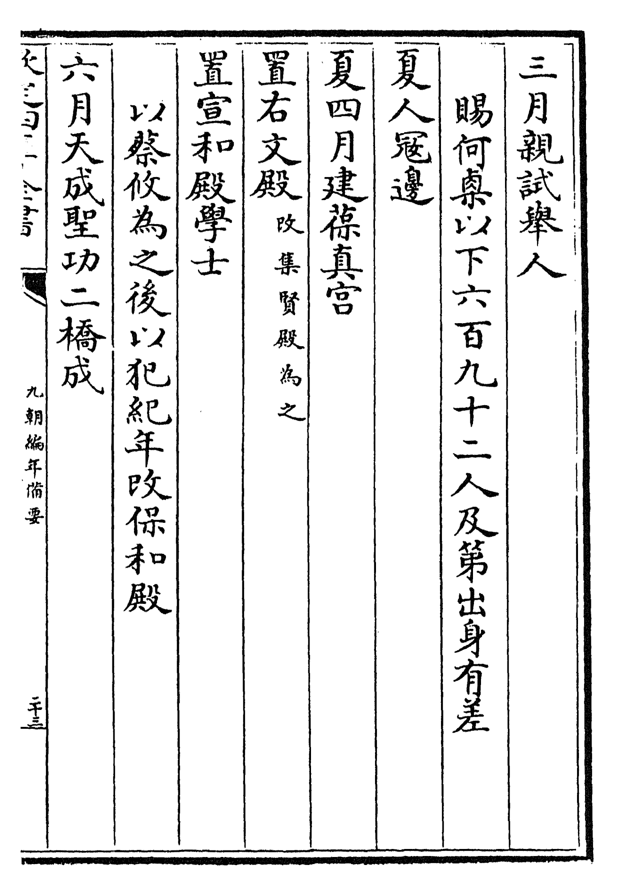
瀘南熟夷晏州六縣其衆黠勇喜鬬為諸夷所畏瀘南安撫賈宗諒嘗以斂竹木擾之至是以非罪殺其酋長夷人憤怨大酋卜漏結諸夷有衆十萬餘人分兵四出攻圍樂共城及長寧武寧二縣遂陷梅嶺堡梓路轉運趙遹提刑賈若水急督宗諒進兵江安縣

以當賊分三路入晏州賊守隘甚嚴累石柵設伏左右遹前知賊謀即以兵掩擊賊伏兵官軍鏖戰連日未解遹遣偏將自間道出賊不意賊腹背受擊大潰悉破其隘柵賊退走遂平之生擒卜漏拓地千里十二月捷書至御殿受賀宰執各進一秩曲赦四川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以承奉殿前處分邊防司為名



三月親試舉人

賜何㮚以下六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人寇邊

夏四月建葆真宮

置右文殿 改集賢殿為之

置宣和殿學士

以蔡攸為之後以犯紀年改保和殿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

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山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梁二至是畢工賜名頌德音於河北京東西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十萬人兩河之人愁苦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八月建明堂

詔立明堂於大内丙地命蔡京為明堂使蔡攸討論措畫制度蔡絛蔡脩與殿中監宋昇參詳梁師成為

都監童師敏為承受分置官屬月役二萬人於是從內藏左藏諸庫及秘書省於外即其地建焉內出小樣示百官其制兼取夏世室商重屋周九尺之筵而黜諸儒臆說內立四柱為太室外立八柱為四室并太室而五上八牕為圓屋下四隅為方屋而堂之制則取唐則天故事以塗金雲龍為之故詔書有考古皆合其制大備等語時秘書省移於宣德門之東亦類古之東觀云

竄陳邦光

居池州先是邦光為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宫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德相訓乃持玩好之器蕩吾志即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流星出柳

急流至濁没赤黄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宫室之象蔡京率百官表賀

浙西水

冬十一月高麗遣士入學

凡五人明年親策賜四人上舍及第遣歸其國

是歲女真敗遼師於混同江

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十萬人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別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呼都克為都統柴誼副之南出寧江

州齎數月之粮期必滅女真師至鴨緑江人心疑懼阿固達以刀剺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臣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延禧遇乘其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棄輜重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時朝廷遣俁益使遼留兩月竟不及見遼主而還

丙申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為陜西兩河宣

撫使

閏月置道學

重和元年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禰禩就試宣和二年罷道學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

蔡京命童貫等廣延福宮以媚上宮成旣跨舊城取壕外地又自名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為固

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江之外為鶴莊鹿砦文禽孔翠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時温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託言有天人降云天上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是其弟皆玉帝之

子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乃謂上爲長生大帝君蔡京爲左元仙伯而已即褚慧也上喜又以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宫宫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水清流列之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爲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若江南陳后主三品之石姑蘇白樂天手植之檜皆取以實之又於宫前作仁濟輔政二亭命道士施水藥於民上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

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複道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事矣　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壽宮於天下以舊天寧觀為之無觀則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之像　尋詔以宰執兼宮使副

修御河新堤科免夫役

詔距役所一百二十里以上州軍合起夫並許納錢免役

廣京城

詔朕荷天祐孳男女僅五十人可令有司展築京城繕

諸王外第與帝姬下嫁仍不得移民居

夏四月何執中致仕

以太傅就第朝朔望恩數如舊上曰自相位得謝古

難其人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惟張士遜以太

傅鄧國公就第

以蔡京總治三省事

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視事未幾又令朝朔望三日一知印當筆

五月鄭居中劉正夫為太宰兼門下中書侍郎

初哲宗實録蔡京專一編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鄭居中而京懼乃收用蔡確子懋為兩制討論其父確元豐間策立功遂以王珪為不忠以沮居中居中珪婿也懋誣詆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實録尚未為快又乞修哲宗正史作哲宗紀及列傳皆加以御製之

目使人不得擬議

六月皇太子納妃朱氏伯材之女也

秋七月沅州土豪叛討平之

先是沅州得明堂巨木於盧陽縣調丁夫入水凌寒挽之水澁氷重偶挽折其鼻吏以為罪羅織箠楚衆懼歛錢賂吏吏不許於是土豪黄安俊遂舉衆叛知州張建侯知縣王憲出兵討之皆遇害進圍沅州湖北都鈐轄劉亞遣兵擊之安俊為其黨所殺餘衆悉

平曲赦湖北

築震武城

尋升為軍童貫以進築功加開府自崇寧初用王厚之議再收復湟鄯至是哺廝羅之地悉為郡縣矣

詔豐豫盛時毋為裁損計

詔戒羣臣挾姦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榜朝堂刻石尚書省

八月修玉牒屬籍

宗正寺奏修玉牒屬籍太祖以下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太宗以下元允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以下德承克叔之公彦夫以昭穆分世

置廉訪使者

改走馬承受為之靖康初復舊尋罷

兩浙水

九月詣和陽宫上玉皇徽號

大赦

敘京西路

以修京西大内成也

置荆南及鼎澧路

分湖北路置之

增貼職

詔舊貼職惟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修撰不足以待

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

修撰并舊為九等

冬十一月詔樞密事令童貫與議

須面議者許赴院面議當同進呈者許同進呈

己亥郊

置提舉坑冶官

提舉東道九道坑冶其後罷復不常不盡録　宣和初蔡京言臣自崇寧初承乏宰事誠不自揆行其所知而陛下以堯禹自任幸聽其說故得施一二永惟理財之源當不取於民國用自富故取貨於地而修

坑冶之官復鼓鑄之法自崇寧迄政和五年在京榷貨於庫務所積一千三百餘萬諸監所鑄九百餘萬諸路所儲三千餘萬通内外所有凡五千萬有竒未嘗有不足之憂既而邪臣在位肆行更革坑冶官徐堙槁置千里乃罷鑄錢監既無地寳又無泉貨遂括天下白地增四方酒價取其毫末以為足國之計令京師雖復塩法僅足日用外方漕計闕乏見侵常平錢米及用諸司封樁迄今迨盡前日改法之人懼罪

難追乃倡為浮言曰自崇寧以前失於措置以至於此臣不敢生受暗默故輙具本末臣鼠技已窮無以上助萬一欲及茲時內委宰執六曹外付諸路監司講求措置庶無後時之悔明年熙豐諸路錢監十九處歲鑄錢僅六百萬言東南惟存廢跡利源既失公私匱乏宜復其舊令復提舉坑冶官鑄錢

十二月劉正夫致仕

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鄭居中在右府每為上

言之及為相四方欣然望治訖不能制京至是以疾致仕正夫既罷厥後王黼誤國名亂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創公田所

京西舊多曠土寶元康定間時輕其賦募民墾闢地無遺利政和初始議增税民已不能支未幾後苑作使臣杜公才獻言汝州有地可為稻田乃置稻田務主以内侍楊戩皆按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

入官而又幷河東北三路皆括之於是大擾農民困
敝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時内侍張玉營繕
所亦效後苑公田所為取足無算及戩死而公田
營繕事皆併入西城所以内侍李彦主之其縱暴病
民又甚於前矣
是歲女真陷遼白海軍
遼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
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

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至乾州武朝彦等謀殺淳不克復名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伊都等屯田為備既而女真擊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為盜所至擄掠而遼不能制

丁酉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春三月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初命貫帶同簽書樞密院事尋以元豐官制不置簽書遂改命焉時邊人屢奏遼無故聚兵易州恐有

他意詔諸路調兵赴沿邊將以邊事付貫命督師以

駐尋落城

茂州夷寇邊

將官李泳等死之

夏四月羣臣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

詔道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

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

等可上表章策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章疏

尋詔翰林學士承旨王黼宣和殿學士蔡攸盛章等
至宣和殿觀神霄降臨黼作記上之自後神怪之事
不悉書

五月祭地
先詔玉虛殿上皇地祇徽號至是祭地於方澤降德
音

六月置承宣使
改節度觀察留後為之

是月大雨雹

大如拳或似一升器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兩魚

落殿中省廳事屋上

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民居壓死者甚衆　時上以

旱乾災異為念侍御史黄葆光上疏言今之所以致

陰陽之變者葢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蔡京侈

大過甚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

陛下隨宜增益追崇先烈而京强悍自專不肯上承
德意兼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
天氣下而地不應也疏入不報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
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
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毀橋梁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鄧文誥領之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許應奉如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又詔不許為粮

綱船及役百姓且戒毀人墳墓廬舍及黄封帕蒙人園囿所植凡十餘事獨令朱勔等六人任事由是稍戢不兩歲益甚於舊勔由是授節鉞諸路大擾以至於亂

八月鄭居中罷

母喪去位

九月辛𠛬大饗明堂

初禮部尚書孔光凝等言月令秋季大享帝説者謂

徧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為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為昊天之佐故與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詔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禋宏規秋季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無比以稱神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黷則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

五室於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併祀五帝

盜起淮西命內侍譚稹討平之

是月初約宗室科條

徒以下宗正訓治徒以上制勘

冬十月初御明堂

以是月天運政治布告天下又頒來歲歲運歷自是

月朔布政孟春頒歷率推考氣運具之文辭而以為

常

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

時童貫欲生北釁密遣人使海上約女真而京不能遏因上章劾貫且謂貫本臣薦他日恐累況與臣同列臣實恥之上欲罷貫所領改為司空令致仕時官制無司空將特命之會京子攸救止於是京告老詔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赴都堂視事而貫日赴朝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不出朝他日則如故此乃蔡攸別録之語恐未必然姑存之

鄭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

有星如月

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上自作記

修神保觀

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

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巡門催

納土者人物絡繹乗輿亦微幸以觀之或謂蔡京曰

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絶

作萬壽山

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入禁中建言宮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絶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戸部侍郎孟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萬壽山後因

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因名艮岳宣和四年始告成
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産於萬歲峯改名
壽岳門號陽華入門兩傍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神
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
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
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慶雲萬態奇峯
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
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髙

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大赦

初八寶既備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命再刻乃我

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久而得之為璽九寸

用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

壽無疆號定命寶至是御殿受之百官稱賀

二月夏人冠邊將官張𢌞死之

初通使女真約夾攻遼

建隆以來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髙藥師者泛海来具言女真攻遼國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乃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至是復委貫選人使之遂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固達所居按春川拉林河其長男曰阿古及侄尼堪爲舍輩皆用事呼郎君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

年時遣使來賣馬今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通前好兼聞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與貴朝共行弔伐以救生靈塗炭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固達與尼堪等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幷北珠生金貂子等來　是春正月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女真遽至淳與之遇於檄州未陳而潰淳與麾下五百餘人退保

長伯魚務於是女真度遼西大掠經新成懿壕渭五州皆降之又遣棟摩王攻怨軍亦敗之天祚在中京聞報震懼令内庫裒珠玉珍玩五百餘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甥舅何憂哉及女真歸邊備稍寛天祚益自肆矣　貫嘗與熙河鈐轄趙隆議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

三月赦四川

以城石泉軍增築九堡畢工又綿茂州夷平也知成都府劉義叟言綿茂開拓甚廣自唐以来八國巢穴已空詔許百僚稱賀

以蔡絛為宣和殿待制

絛京之子尚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絛始

親試舉人

賜王昂以下七百八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勅令

皇子嘉王楷赴廷對有司考為第一上不欲令魁多
士升昂為榜首
夏四月竄張根
根時為淮南運使坐論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遂及修
造之侈賜第錫帶之濫又言花石綱騷擾之害大忤
權貴由是落職監信州商稅尋又貶置郴州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置經制司

尚書省置司講畫諸路財賦

六月王寀劉昺坐妖訕誅竄

詔朝奉大夫前知峽州王寀資政殿學士劉昺酬倡

詩歌悖逆妖訛不道寀伏誅劉昺長流瓊州

赦陝西河東

以童貫奏攻破夏人建築城塞也宰執並進官

秋七月東南大水遣使賑之

九月又詔截上供米四十萬賑濟

八月童貫進太保

領樞密院事三路宣撫使以夏秋以来進築靖夏制

戎制羌三城之功也

九月辛巳大享明堂

去年已行是夏詔曰自今每歲季秋親祠明堂如孟

月行獻禮與三年當郊之歲行明堂之禮後不録

閏月罷白地等錢

初鄭居中置講畫經費局使户部尚書高伸推行之

諸路有僦房廊為浮造簷廈侵官地者則會其丈尺令輸錢謂之白地錢又添酒價取醋息及榷場等事給事中吳敏駁之以為白地錢何異於德宗之稅間架至是上詔曰自頃庶事大臣以為可行朕采諸民多不謂便如拘白地與禁榷貨增方田增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火災强糴皆掊克苛削可即日罷諸害民蠹國如上比者三省悉以聞朕不憚改

鄭居中罷

乞持餘服上從之

行鹽鈔對帶法

時國用日廣而經費多仰於榷貨務先是鄭居中再相與童貫相表裏貫主解鹽欲以實陜西而擅其利故居中爲罷東北鹽而利入頓少至是上悟乃詔昨有司言解鹽便於煮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邊糴不行其復行末鹽於是蔡京私語人曰我作鹽法尚未盡也上知之詢其所未盡京請改袋制且計所過揩

其稅袋制既與昔不同必使更買新鈔方帶舊鈔號對帶法亦曰帶搭指揮既出一日間入納者三千餘萬緡上大駭而後知搭帶之利也不一二歲必復為之商人每覺鈔行略滯以待改法謂之起新鈔自是鹽商大困　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兩路稅鹽與鈔鹽並行故商旅不通可並行鈔鹽許客人任從通販

四年春詔曰末鹽顆鹽祖宗以來並行不廢崇慶中以解池顆鹽不多止行本路而煮海甚博行於數

路各不相妨政和積錢至二千萬貫而有司挾情議改難以復舊商旅疑惑可下諸路諭以令來改不改鈔法秋七月又詔解鹽闕末鹽通商法備敢有摇扇以違御筆論時鹽闕陝西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課又河朔歲賜亦不下三百萬緡自榷貨務出見錢以寄外廊而後給關子付諸路糴買俟商賈來請故謂之轉廊錢王黼秉政用日益窘既無見錢但虛出關子付外路商賈已絶粮草

得關子赴京務請錢率不能給則以急緩新久次為七等商賈莫能久俟因賤貨之交引鋪時上自督課茶鹽日令具奏比較纔不及數必加峻責提舉榷貨務魏伯芻乃與交引鋪以四六為約若請萬緡則留四千緡入納乃得之故日有四五萬緡所入若真入納則無幾蓋徒以昧上應課實非所顧既鹽鈔猥多故客貨不行伯芻乃獻言於王黼設限立額重為賞罰始者歲校俄至月校法令苛峻州縣官恐罪遂以

鈔數上户始一户數十鈔則貼錢若干與鹽鋪户歲中有至數次科者又爭要客販所至則以鹽諳官復科之於民其後遂至於計口而給家至户到雖嬰兒不免矣　七年春詔崇寧初罷官賣以通商賈至收億萬之利比歲變法遂分配民户可修復新鈔務通財貨以復舊制

大内火

大火自甲夜達曉爇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宫及宫人

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天大雨火發雨如傾瀑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微宿於外然事祕不可得知

錄周後除封崇義公外以其長世世為宣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為國三恪

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籙

度玉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

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及為大會引羣臣入士入殿聽靈素講經上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無殊絶者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為大鬨笑莫有君臣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宫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青膠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

得一飫餐而𧟌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宣和四

年冬御殿度王黼等秘蘇

十一月朔改元大赦

安堯臣補官

堯臣闕　　　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

是謗士效忠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

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

寺交結權臣共唱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

下言者臣謂啓燕雲之役興時唇亡齒寒堅甲利兵必伺吾隙而逞其所欲矣臣謹按童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典機密專務欺罔虚立城砦以奏捷易置將吏以植其黨通餽遺鬻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典常巧媚者登擢忤者斥山西勁卒盡選為親兵戰則他兵臨陣賞則親兵冒功意果安在每得内帑以濟軍需乃委充私藏而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民不堪命士為解體而貫方且兇焰勃然臺

諫之臣間有一議已中危法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
陛下矣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之謀經營既
久國用匱乏乃方田以增稅均糴以充儲茶鹽之法
朝行夕改加之以饑饉廹之以重歛事勢必無自全
而患有至於不可禦者陛下倘優游不斷異時雖悔
何及臣非不知計行身戮蓋忠憤所激不能自已至
是上下詔略曰頃大臣建議欲復燕雲而堯臣以遠
方孤生獨陳不可或謂妄阻大事請置諸法朕以言

路久壅敢諫之士宜導以賞令吏部先次補堯臣承務郎堯臣惇族子也就以惇遺澤授之

十二月置裕民局

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科斂折變充用坐倉之為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為詳定官於是用事者恐其過有裁損不悅之矣　時京欲復行夾錫錢於中州處仁言錫錢但可行於關陝耳京恐其不附已欲去之諷侍御史張朴劾處仁罪出

知揚州而局亦尋罷　是月鳳翔府慶州諸縣皆納農器以避科斂上聞之惻然詔罪其官吏

是歲女真阿固達始稱帝國號金

女真其初部族本新羅人號完顔氏完顔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烏古鼐也自此傳三人至英格太師以至阿固達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少有大志膽力絶人是時女真趍遼中京天祚恐其襲已女真衆中有楊朴者遼東人

也勸阿固達稱皇帝以王為姓以旻為名以其國産金故稱大金改元天輔皆從之朴又勸阿固達遣人詣天祚求封册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喜以為自此可無患矣請許之天祚遂遣使備袞冕之服册阿固達東懷皇帝阿固達名楊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臣為謝乃觧猶人笞百餘尋遣還要其稱大金皇帝凡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

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改佛號

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明年詔復舊

金使來

女真使李善慶入國門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

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𧶘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議報阿固達儀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真之長止節度使常慕中國恨不得臣屬止用詔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皆可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行至登州而死會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為東懷皇帝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固達軍前阿固達及尼

堪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打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　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及語錄奏聞然後知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因是勸止中國謂苟存契丹猶可為國家捍邊女真強敵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後三年遣使往聘欲促其共舉高麗

雖恭順終不得其要領而歸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即甫也上賜今名闕之策

太宰鄭居中及知樞密院鄧洵武皆以闕

其計以身任之曰我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

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今而勿取女真即强吾不免事之中原故地

恐非復我有於是上向其言左司員外郎倪濤獨以

為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乏莫敢議論以為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　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時謀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者善丹青人曾登科為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堯臣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同繪天祚像

以歸入對即云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堯臣後遷至侍御史

躬耕籍田 後不書

二月朔改元

上之改元重和也左丞范致虛言此號契丹嘗稱之蓋彼先有重熙年後主名隆禧其國中因避熙而稱

重和遂復改焉

三月皇后親蠶

於延福宮後不書　政和初詔建蠶宮親蠶殿以無數為名

劉法兵殲于統安城

熙河經畧童貫迫法令進師攻城不得已引軍出塞夏人伏兵擊之士卒陷没者數十萬貫更以捷聞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

夏人寇邊

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

破之於震威軍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赦陝西河東

五月有物如龍形見京師民家大水犯都城西北赤氣

亘天

忽有水高十餘丈犯都城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

開封縣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有大犬蹲榻下者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適與軍器作坊近來觀作坊兵衆取而食之不敢以聞都人皆圖畫傳玩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蒼黑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十日而水至　初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宮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拆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

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為多自西方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且聲亦不絶迫曉乃止　水之作也宰相率出郭視之水已破汴隄諸内侍以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上憂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宫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詔府界監司募人決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洩　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六十

年未嘗有變今城西巨浸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或淹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灾灾非易禦必有消弭之策望陛下斷自宸衷詔廷臣各具所見而採行其說濟危圖安以答天戒又乞直前奏事庶盡狂瞽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灾異忠言讜論未始不求豈假天灾然後降詔綱挾姦弄直送吏部監當尋又降一官與遠小處　時上命唐恪決水恪即日乘水舟

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遥見問之乃恪也為之出涕未幾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社得安卿之功也恪懷出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警告陛下乎願亟意於馭臣鄰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上嘉納之

六月夏人納欵

詔六路罷兵　初夏國恃横山諸族帳强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慶歴間姚嗣宗發收横山之議范仲淹

用之既而元昊納欵元豐中种諤亦以為言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李憲之門欲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横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欵請和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辭不受貫强使持去及境遂棄之延安帥取以上貫始大沮　祖宗法凡番人授漢官有功只於番官遷轉而俸禄不甚增弓箭手有

定所而得以保其鄉里墳墓禁軍逃亡並誅戮而不敢避難至童貫為宣撫引𢇁户至有為節度使者舊弓箭手皆徙居新邊禁軍逃亡者許改刺別軍又擇諸路精兵刺勝捷軍以自衛夏人納款而邊備軍法自貫壞矣

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

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貿鬻輸納賴官為之據官司亦利其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後數用數止至是

諸路爭為應奉時兩浙轉運李祉乃請復其法然息不得過三分而朝廷許之祉言本路所收約數十萬貫以此給應奉自可足用令為蘇杭兩處守臣以御筆拘去而本司所置花木并御前物色須上項錢庶不侵經費從之明年七月詔江浙湖廣福建鈔旁定帖錢並令漕臣拘充糴本輒乞撥者以違御筆論

靖康初罷之

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

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畧曰皇帝召臣京臣黼臣俣臣偲臣楷臣貫臣仲忽臣熙載臣攸燕保和新殿臣儵臣脩臣倏臣行臣嶶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荼蘪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褰風垂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彛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

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秘古諸閣上親指示為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凝真閣東崇巖峭壁髙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翹翠燕處閣賜茶全真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瓊瑶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隂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作樂坐間香圓茘子黄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詣至玉

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内見安妃且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燕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於是人人以為得見安妃矣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即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傳旨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頊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闕

上持大觥酌酒命闕　勸太師

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酒注授使以進再坐

撤女童命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

勸酬交錯日且暮臣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闕

更勸迭進酒行無筭上忽憶紹聖春燕口

號二句問曰卿所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也歲

久不記上曰朕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名至宣和閣因

問所以告假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奉清燕哲宗

曰蔡承旨有佳記云紅蠵青烟寒食後翠華黄屋太
微閒不可不赴臣謝曰臣操筆注思於今二十年陛
下語及方省彷彿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蓋
非今日臣豈勝榮幸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臣曰臣
在兩朝且老無毫髮報稱上曰屢見哲宗道卿但為
章惇輩沮忌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疑慮
黙然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為不可紹述朕思疑之
對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

是兒大知由是劉摯呂大防相繼序述紹述自此而始臣奏曰陛下由燕而追繼紹述非特臣幸天下社稷之幸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肴而已二鼓五籌衆前奏曰請罷始退

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

時道德院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

於是以倴尚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命坐賜酒器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攸嘗勸上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上納其言遂微行都山　上方為期門之事故園囿皆傚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蔡攸加開府

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青紅優襍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詭浪之語以蠱上心妻宋氏出入禁中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京矣

冬十一月乙卯郊

屏太學生鄧肅

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肅進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風上即宣取

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令不殺肅
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即詔放歸田里蓋保全之也
靖康初以承務郎名為鴻臚簿高宗初興遂除右正
言

十二月竄曹輔

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蔡京表有曰輕車小
輦七賜臨幸邸報傳之四方盡知之時上下俱溺於
宴安天下病焉無敢言者輔時為正字上書極論上

優容之初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余深曰小官何敢言大事輔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以京奏表有輕車小輦之語詰輔所從意欲中京而輔語不酬遂編管郴州人皆為輔危而輔獨怡然自若至是

以請議舍然歸之

大雨雹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閻　益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

宋 陳均 撰

徽宗皇帝起辛卯政和元年止乙亥宣和元年

辛卯政和元年春正月毀京師淫祠凡一千三百餘區

夏四月張商英罷

大觀間天文屢變上意恐甚逐蔡京於杭州四方相賀及商英相不知平心用人故侍從臺諫官爭設智以陷之會上眷益衰言者乞逐商英愈急意上必有

所主不知商英既去而京復來矣中丞張克公又言商英嘗毀謗先烈比中宮建立陰懷異意又引黨人陳瓘龔夬鄒浩之徒使上書且以巳意令其客唐庚諷臺諫擊善良縱中書吏漏泄命令納結近臣務使更革以鼓動天下凡數罪而給事中蔡嶷亦助克公排之乃除商英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

秋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尋以李良嗣來獻取燕策詔

賜姓趙
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嘗自請覘遼又
託遼使蕭至忠言遼主欲識其面上信以為然故特
命允中以端明充使往賀生辰而貫以節度使副之
皆非故事也蔡京時在杭州聞貫出使亟附奏曰貫
前日克敵藉成算耳貫威名既傳宜深藏之使莫測
可也奈何遽遣出疆上報京曰遼主欲此彼既來要
我因遂覘之不亦可乎貫至遼庭其君臣相聚指笑

曰南朝人才如此然遼主方縱肆貪得中國玉帛玩好而貫所賫皆極珍奇至運二浙髹藤之具火閤書櫃床椅等往遺之遼主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蓋互相誇尚富侈而已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於燕無所容遂見貫侍者陳有滅燕之策貫大竒之因携歸改姓李名良嗣薦於上遂賜姓趙後遼人數移徵索之諜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去歳給事中王漢之使遼歸言遼主不務恤民而惟掊剋是好

上下荒淫其相李儼亦恬於目前不為遠計其亡可

待遂除吏部侍郎

再竄陳瓘

王安石嘗著日録八十卷瓘初謂安石此書詆訕宗

廟誣薄神考葢著撰在退居鍾山懟謗君上之時讀

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

尊堯集以日録詆訕之罪歸於蔡卞其後北歸謂劉

安世曰昨在諫省嘗以王荆公比伊尹伊尹未嘗詆

湯胡可比也又嘗以為神考之師神考用荆公止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璀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集痛絶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尊堯所以立名者葢以神考為堯以主上為舜而助舜尊堯也書成藏之於家及是奏張商英已罷何執中乃請治尊堯集詆誣罪勒停台州覊管尋移楚州

冬十月竄張商英

初商英有時望而武安節度使郭天信於上前稱道之商英亦欲借助遂相結納使將仕郎俞㬊及僧惠洪達其語言時商英稍裁抑宦寺間言浸入蔡京之黨乘上意於商英寖衰因論商英與天信交通漏泄省中語且言天信先開其端於内俟上之動息以報乃從外庭決之莫不如意商英既罷鄭居中等惡商英請推究之張克公亦亟論商英與天信交通狀事下開封獄具商英衡州安置天信貶新州㬊惠洪皆

遠配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彦博吕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後乃追論其罪至以宣仁比吕武蔡京强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異論以故天下皆翕然推重云宣和三年冬卒於京南時陳瓘寓山陽方與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為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材疎然時人歸之今其云亡絶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未必孚上下之聽

殆難濟也

壬辰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復太師賜第京師

三月親試舉人

賜莫儔以下七百餘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詩攺

賜箴云　初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

杜皆遭譏詆詔送敕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請禁人

習詩賦至是故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吴居厚侍御筵

進詩攺為口號後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矣

先是御筆付知舉蔡嶷士人程文有譏訕先烈動搖國是以害紹述並箴帖真卷進入當痛懲戒尋御批潮州貢士林伯遠試策雖已黜落議論不正有害學術屏出學編管永州知舉蔡嶷以下降斥有差

夏四月燕蔡京内苑

輔臣親王皆與上親為之詔畧曰詔有司掃除内苑太清樓滌内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閱集親幸其所用宫中女樂列奏於庭命子楷侍側

勸勞又出嬪女鼓琴玩舞勸以琉璃瑪瑙白玉之盃
京亦上記畧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
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
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圖書筆硯古
鼎彝罍洗陳几案牀榻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
曰瓊蘭積石為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
有御札静宇榜楪間以洗心滌慮西曰凝芳東曰積
翠南曰瓊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隐出嶄喦峻立

奇花異木扶踈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傍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石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騫鳳層巒百尺高峻仰視峭壁攢峯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前殿之側有御榜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種玉綠雲軒相峙日午謁者引宰執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肅然無敢謦欬者宫人珠籠巾立束帶秉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座以次立亦

莫敢離行失次者上顧謂羣臣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畧去苛禮飲食坐次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寳器進上酌酒以賜命皇太子嘉王楷宣勸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佳瑞茶飲之上曰日未晡可令奏樂殿上篴筝琵琶箜篌方響箏簫登陛合奏宫娥妙舞上又曰可起觀羣臣凭欄以觀又命宫娥撫琴擘阮已而羣臣皆盡醉

禁史學

從監察御史李彦章之請也詔士勿兼習史學初翰林學士蔡嶷等請令人復試時務策參以漢唐歷代為問至是令寢前詔勿行

罷鬻官田

范坦等坐獻鬻田之策安置廣州

五月却羡餘貢

利州路轉運副使張臣獻羡餘三十萬緡為言者所論詔特罷之尋除名編管池州

蔡京落致仕赴都堂議事三日一至都堂

罷科舉

秋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改官名以太宰易左右僕射

詔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以左輔右輔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及尚書置令並罷又

詔武選官稱以通侍正侍中侍中亮中衛左武右武

大夫易内客省延福宫景福殿客省引進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使凡七階中亮中衛郎易客省引進副使左武右武郎易東西上閤門副使凡四階並為横行以武功武徳武顯武節武畧武經武義武翼大夫易皇城至供備庫使凡八階以武功武徳武顯武節武畧武經武義武翼郎易副使亦八階為大使臣故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職為敦武修武從義秉義中訓中翊成忠保義承節承信郎進武進義校尉凡十二階

為小使臣軍將等為進武進義副尉守闕進義副尉凡三階殿侍為下班祗應　醫官亦易為成全保和保安大夫成全保和保安郎　又詔太尉係古官舊掌武事名稱已改為武選一品位在節度使之上其儀物班序居執政之次　尋又罷婦人封郡縣君立夫人至孺人凡八等　六年詔假將仕郎去假字假承務郎為登仕郎假承奉承事為從事舊將仕為廸功舊登仕為修職舊通仕為從政餘並仍舊通為十

階又詔於武臣横行内增親衛翊衛拱衛協忠履正
宣正大夫通舊為十三階郎亦如之惟不置通侍
改諸州幕職判司置六曹參軍并掾以郡大小事繁
簡而定其員數凡添五百四十一員以革員多
闕少之弊　時四選官凡四萬三千有奇而闕止一
萬四千有奇
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大慶殿受元圭大赦
内臣譚稹經營河東邊事至晉州得異物於民間似

石非石似銅非銅長尺餘濶寸餘厚二三分色赤黒首末素質中有古篆籀文其上兩傍横出兩尖如雲氣之狀莫知何物也積歸以古物進蔡京見之謂此為元圭即天錫禹者晉堯所都也遂令守臣吕公雅奏陳公雅又尋得石文隠約四字曰天正堯瑞於是行大朝會禮受圭於正衙大赦天下赦文云錫乃元圭維時大寶内赤外黒上鋭下方藴隂陽之全精體乾坤之盛徳温潤而澤有雲行雨施之文追琢其章

著地平天成之象或言此圭乃開德府通判王景文家藏舊物獻之於朝景文遂有增秩與郡之命

蔡京進封魯國公何執中進少傅改太宰仍兼門下侍郎

行給地牧馬法

初熙寧中嘗詔給地牧馬纔行於陜西未幾而止是年詔復行之先自京東河北以舊牧地募人養馬然後推之於諸路受田一頃仍蠲其税令牧馬一萬諸

路至九萬匹　宣和二年罷之以民戶所養馬塡闕

馬禁軍　五年復給地牧馬法

癸巳政和三年春正月王安石追封舒王

尋詔封其子雱為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後改從祀

二月崇恩太后劉氏暴崩

后負其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誤矣何不裹起幞頭出

臨百官上嘗謂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箇便有垂簾

意那箇者謂后也又曰朕不得不關防使人當殿門

與之劄若非宣名勿問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謹無疾而崩死之日天為黄霾異常始事覺上諭輔臣以后不謹且重曰不幸京曰宮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煩聖心憂悶何執中忽進曰太后左右頗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愧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可負殺嫂之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召卿來議晚果復召輔臣既入殿議將廢之而太后已

崩蓋為左右所逼自即簾鉤而縊焉上曰孟氏已廢今崇恩又廢則泰陵無配矣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

罷勲官

三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玉清和陽宫成

即福寧殿東誕聖之地作宫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詣宫行禮　七年改為玉清神霄宫　時道教之盛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沖虛先生徐守信賜虛静先生

劉混康賜葆真觀妙沖和先生後並贈大中大夫

置俊選士

改内外舍為之

赦梓夔路

以築溙椿八州畢也　是歲南平夷戎州保州夷各

納土

頒五禮新儀

大觀初詔置儀禮局於尚書省二年詔訪求古禮器

又詔討論臣庶祭禮又詔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開元禮不足法令親制冠禮沿革付議禮局五禮率視此編次至是書成局罷　又置禮制局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冠冕之度冠婚喪祭之節　中丞王黼亦乞頒宣和殿博古圖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詔改造禮器自是鼎俎豆籩之屬精巧殆與古同　六年制婦人祭器　初以士民吉凶多用委巷之禮乃頒新儀吏奉行甚嚴民吏苦之宣和年詔罷　二年禮

制局及大晟府製造所協聲律官並罷

閏月改公主號

改公主為帝姬易國號以美名二字兩國者以四字

郡縣主為宗姬族姬

五月葬昭懷皇后 附永泰陵

定宮闈內省官制

置尚書內省以掌外省六曹所主之事有內宰副及

治中等官內史及都事以下吏員

秋七月頒新燕樂
此樂乃古徵角招君臣相悅之樂也先是并制匏笙塤箎八聲始備詔頒焉
貴妃劉氏薨追謚明達皇后
尋祔神主於惠恭皇后別廟
七月保和殿成
上自記之有曰乃詔有司徙屯營於宮垣之外移百舍宇俾就便利得其地遷延福宮於宮城之北即延

福舊址作保和殿五楹挾三東側殿曰出光西側殿曰保光保和之後有殿曰燕頤西傍有殿曰怡神曰凝神其楹數如保和總為屋七十五間工製甚巧人致其力始於四月癸巳至九月丙午殿成上飾純緑下漆以朱無文藻繪畫五采垣墉無粉澤淺黒作寒林平遠禽竹而已前種竹木犀梅桐橙橘蘭蕙有歲寒秋香洞庭吴會之趣後列太湖之石引滄浪之水波池連綿若起若伏支流派判縈紆清泚方壼長

江遠渚之興左實典謨訓誥經史以憲章古昔有典有則右藏三代冔彞俎豆敦盤尊罍以省象制器參於神明薦於郊廟東序置古今書畫第其品秩玩心游思可喜可愕西挾収琴阮簫硯以揮毫洒墨放懷適情云云

冬十一月癸未郊

上搢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祭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

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遂請付史館京率百官稱賀

甲午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而不給俸　重和初別置道官自太虛

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
道職自沖和殿侍晨至凝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晨
同侍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印紙經
道籙院磨勘功過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蔭如命官
夏四月閱雅樂
初閱宗子雅樂有官者並遷秩無官者二百八十人
並與承信郎次閱太學辟雍諸生雅樂大司成以下
並遷秩諸生量與推恩

五月丙戌祭地奉太祖配赦

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幾尺而鑾輅自宮至郊日

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緯循軌典掌官吏稱有隊

仗風雨之聲鬼神之狀又有黒氣數十丈貫於壇壝

皆陛下嚴恭之應乞宣付史館從之

内侍楊戩加節度

賞製樂傳宣之勞也

秋八月宣和殿檜生玉芝

又詔有鶴三萬餘隻盤旋雲端之上並許稱賀云

延福宮成

上親記之畧曰延福宮舊占京城之西北隅連禁禦通仙韶瞰城堙背班直下窄桷榱僅足蔽風雨爰筮爰問詢於師言克協朕志合於大同乃役禁旅及敞永巷城之西序大興營造增光前烈而徙延福於拱宸之北宮爲南向適得地中因宮名次曰蕋珠又爲千秋方之書其亭曰碧琅玕晨暉傍於闕

繚以修廊連亘千柱翼以殿閣增固面勢宮之左為位二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而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之閣居其東繁英雪香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緑漪瑶碧清陰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之閣居其北會寧之北疊石為山而上起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巋曰層巘凝和之次閣曰明春高為層重自下而睥睨之百一十丈有奇徑量

之十楹而衮閣之側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背則附城築土植杏名岡覆茅為亭修竹萬竿其下翠榦碧欄交相隱映宮之右為位二閣曰宴春自方取之凡十二丈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為圓池以名海列二亭以跨海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而羸縱數之二百六十七尺而減叢石為基疏泉為湖湖之中作堤以接亭堤之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為茅亭以待憩寒松怪石嘉花異木鬬奇而爭妍龜

鶴亭莊鹿砦蓮濠孔雀之柵椒漆杏花之園西抵麗澤不類塵境　舊有延福宮祖宗以為燕會之所而制不甚廣京欲以宮室媚上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諷以禁中逼窄之狀五人聽命乃盡從內酒坊諸司又遷二僧寺并軍營於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號延福五位五位既成樓閣相望引闕水天源河築土山其間奇花怪石嵓壑幽勝宛若生成

置延康述古殿學士

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樞密直學士為述古

殿學士

冬十月

是歲女真破遼國寧江府

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五國與

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来者謂之海

東青小而狡健能擒鵞鶩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

愛之歲終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煩又沿邊諸帥如東京留守黄龍府尹等每封官名邀女真禮物於是諸郡皆潛附阿固達謀舉兵以拒遼人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女真之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天祚使諸人歌舞為娱阿固達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固達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宜以事誅之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固達既歸疑契丹知

其意即先謀稱兵吞併鄰郡部族天祚雖屢遣人呼之不復至矣於是尼堪烏舍等為謀主尼楚赫伊里羅索實默等為將帥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東至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耿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生金人參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值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契丹甲馬三千退保

長白山之阿勒楚喀阿勒楚喀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水為名也是時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以蕭奉先弟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珠楚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伏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骨肉輜重牛羊金帛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又獲甲馬四千女真皆騎兵刻小木牌繫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持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

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勝也　契丹故事軍國大議漢人無與天祚自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吳庸付兵十萬人使討之即降宣制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計人户家貫備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家產隨竭琳輩又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人從便往往以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有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拉林河一軍

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沃哩布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將作少監武朝彦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亦退歸其域既而盡為女真所攻陷千里蕭然丁壯斬戮幾盡嬰兒則貫縛索上為戲𢾾遼東界屬女真阿固達悉擄之為用至有鐵騎萬餘　初珠赫之敗兵多逃歸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人皆

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每遇敵輒奔

女真遂有輕契丹之心矣

乙未政和五年春正月瀘南晏夷叛尋討平之

瀘南熟夷晏州六縣其衆黠勇喜鬭為諸夷所畏瀘南安撫賈宗諒嘗以斂竹木擾之至是以非罪殺其酋長夷人憤怨大酋卜漏結諸夷有衆十萬餘人分兵四出攻圍樂共城及長寧武寧二縣遂陷梅嶺堡梓路轉運趙遹提刑賈若水急督宗諒進兵江安縣

以當賊分三路入晏州賊守隘甚嚴累石柵設伏左右遹前知賊謀即以兵掩擊賊伏兵官軍鏖戰連日未解遹遣偏將自間道出賊不意賊腹背受擊大潰悉破其隘柵賊退走遂平之生擒卜漏拓地千里十二月捷書至御殿受賀宰執各進一秩曲赦四川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以承奉殿前處分邊防司為名

三月親試舉人

賜何㮚以下六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人冦邊

夏四月建葆真宫

置右文殿改集賢殿為之

置宣和殿學士

以蔡攸為之後以犯紀年改保和殿

六月天成聖功二橋成

都水使者孟昌齡請開鑿大伾三山兩河回引河流於河陽作浮梁二至是畢工賜名頒德音於河北京東西諸路皆調夫赴役凡數十萬人兩河之人愁苦殆不聊生未幾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八月建明堂

詔立明堂於大内丙地命蔡京為明堂使蔡攸討論指畫制度蔡絛蔡翛與殿中監宋昇參詳梁師成為

都監童師敏為承受分置官屬月役二萬人於是從內藏左藏諸庫及秘書省於外即其地建焉內出小樣示百官其制兼取夏世室商重屋周九尺之筵而黜諸儒臆說內立四柱為太室外立八柱為四室幷太室而五上八牕為圓屋下四隅為方屋而堂之制則取唐則天故事以塗金雲龍為之故詔書有考古皆合其制大備等語時秘書省移於宣德門之東亦類古之東觀云

竄陳邦光

居池州先是邦光為太子詹事會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德相訓乃持玩好之器蕩吾志即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流星出柳

急流至濁没赤黄色有尾跡照地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象蔡京率百官表賀

浙西水

冬十一月高麗遣士入學

凡五人明年親策賜四人上舍及第遣歸其國

是歲女真敗遼師於混同江

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十萬人出長春路命蕭

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

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別以漢軍步

騎三萬人命蕭呼都克為都統柴誼副之南出寧江

州齎數月之粮期必滅女真師至鴨緑江人心疑懼阿固達以刀剺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臣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延禧遇乘其未陣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棄輜重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時朝廷遣侯益使遼留兩月竟不及見遼主而還

丙申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春正月以童貫為陜西兩河宣

撫使

閏月置道學

重和元年詔州縣學兼養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襴襆就試宣和二年罷道學

二月上清寶籙宮成

蔡京命童貫等廣延福宮以媚上宮成既跨舊城取壕外地又自名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丈東則景龍門橋西則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為固

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江之外為鶴莊鹿砦文禽孔翠諸柵多聚遠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邱門時温州林靈素因徐知常得幸於上託言有天人降云天上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是其弟皆玉帝之

子又有左元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乃謂
上為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而已即褚慧也
上喜又以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宮中山
包平地環以佳水清流列之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
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
若江南陳后主三品之石姑蘇白樂天手植之檜皆取
以實之又於宮前作仁濟輔政二亭命道士施水藥
於民上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

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上數從複道上往來未幾則有期門之事矣　明年又詔創神霄玉清萬壽宮於天下以舊天寧觀為之無觀則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之像　尋詔以宰執兼宮使副

修御河新堤科免夫役

詔距役所一百二十里以上州軍合起夫並許納錢免役

廣京城

詔朕荷天祐序男女僅五十人可令有司展築京城繕
諸王外第與帝姬下嫁仍不得移民居

夏四月何執中致仕

以太傅就第朝朔望恩數如舊上曰自相位得謝古
難其人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惟張士遜以太
傅鄧國公就第

以蔡京總治三省事

三日一朝仍赴都堂及輪往逐省視事未幾又令朝
朔望三日一知印當筆
五月鄭居中劉正夫為太宰兼門下中書侍郎
初哲宗實録蔡京專一編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鄭
居中而京懼乃收用蔡確子懋為兩制討論其父確
元豐間策立功遂以王珪為不忠以沮居中居中珪
壻也懋誣詆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實録尚未為快
又乞修哲宗正史作哲宗紀及列傳皆加以御製之

日使人不得擬議

六月皇太子納妃朱氏伯材之女也

秋七月沅州土豪叛討平之

先是沅州得明堂巨木於盧陽縣調丁夫入水凌寒挽之水澁氷重偶挽折其鼻吏以為罪羅織箠楚衆懼歛錢賂吏吏不許於是土豪黃安俊遂舉衆叛知州張建侯知縣王憲出兵討之皆遇害進圍沅州湖北都鈐轄劉亞遣兵擊之安俊為其黨所殺餘衆悉

平曲赦湖北

築震武城

尋升為軍童貫以進築功加開府自崇寧初用王厚之議再收復湟鄯至是哺廝羅之地悉為郡縣矣

詔豐豫盛時毋為裁損計

詔戒羣臣挾姦罔上當豐亨豫大極盛之時毋為五季變亂裁損之計榜朝堂刻石尚書省

八月修玉牒屬籍

宗正寺奏修玉牒屬籍太祖以下德惟從世令子伯
師太宗以下元允宗仲士不善汝魏王以下德承克
叔之公彥夫以昭穆分世
置廉訪使者
改走馬承受為之靖康初復舊尋罷
兩浙水
九月詰和陽宮上玉皇徽號
大赦

敕京西路

以修京西大內成也

置荆南及鼎澧路

分湖北路置之

增貼職

詔舊貼職惟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修撰不足以待

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顯謨寳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

修撰幷舊為九等

冬十一月詔樞密事令童貫與議

須面議者許赴院面議當同進呈者許同進呈

己亥郊

置提舉坑治官

提舉東道九道坑治其後罷復不常不盡録　宣和初蔡京言臣自崇寧初承乏宰事誠不自揆行其所知而陛下以堯禹自任幸聽其説故得施一二永惟理財之源當不取於民國用自富故取貨於地而修

坑冶之官復鼔鑄之法自崇寧迄政和五年在京榷
貨於庫務所積一千三百餘萬諸監所鑄九百餘萬
諸路所儲三千餘萬通内外所有凡五千萬有竒未
甞有不足之憂既而邪臣在位肆行更革坑冶官徐
堙槁置千里乃罷鑄錢監既無地寶又無泉貨遂括
天下白地增四方酒價取其毫末以為足國之計今
京師雖復鹽法僅足日用外方漕計闕乏見侵常平
錢米及用諸司封樁迄今迨盡前日攺法之人懼罪

難追乃倡為浮言曰自崇寧以前失於措置以至於此臣不敢生受暗默故輙具本末臣鼠技已窮無以上助萬一欲及茲時内委宰執六曹外付諸路監司講求措置庶無後時之悔明年熙豐諸路錢監十九處歲鑄錢僅六百萬言東南惟存廢跡利源既失公私匱乏之宜復其舊令復提舉坑冶官鑄錢

十二月劉正夫致仕

自張商英罷相蔡京益變法度鄭居中在右府每為上

言之及爲相四方欣然望治訖不能制京至是以疾致仕正夫既罷厥後王黼誤國名亂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創公田所

京西舊多曠土寳元康定間時輕其賦募民墾闢地無遺利政和初始議增稅民已不能支未幾後苑作使臣杜公才獻言汝州有地可爲稻田乃置稻田務主以內侍楊戩皆按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羸則拘

入官而又并河東北三路皆括之於是大擾農民困敝僅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充矣時內侍張玊營繕所亦效後苑公田所為取足無算及戬死而公田營繕事皆併入西城所以內侍李彦主之其縱暴病民又甚於前矣

是歲女真陷遼白海軍

遼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

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至乾州武朝彦等謀殺淳不克復名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伊都等屯田為備既而女真擊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為盜所至擄掠而遼不能制

丁酉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春三月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初命貫帶同簽書樞密院事尋以元豐官制不置簽書遂改命焉時邊人屢奏遼無故聚兵易州恐有

他意詔諸路調兵赴沿邊將以邊事付貫命督師以

駐尋落城

茂州夷寇邊

將官李泳等死之

夏四月羣臣䇿上為教主道君皇帝

詔道院畧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

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

等可上表章䇿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章疏

尋詔翰林學士承旨王黼宣和殿學士蔡攸盛章等

至宣和殿觀神霄降臨黼作記上之自後神怪之事

不悉書

五月祭地

先詔玉虛殿上皇地祇徽號至是祭地於方澤降德

音

六月置承宣使

改節度觀察留後為之

是月大雨雹大如拳或似一升器物兩時而止先是夏雨有兩魚落殿中省廳事屋上

秋七月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民居壓死者甚衆　時上以旱乾灾異為念侍御史黄葆光上疏言令之所以致陰陽之變者蓋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蔡京侈大過甚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

陛下隨宜增益追崇先烈而京强悍自專不肯上承
德意兼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
天氣下而地不應也疏入不報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
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
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毀橋梁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鄧文誥領之京以曩備東封船二千艘及廣濟兵士四營又增制作牽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許應奉如數貢入餘皆不許妄進又詔不許為粮

綱船及役百姓且戒毀人墳墓廬舍及黄封帕蒙人園囿所植凡十餘事獨令朱勔等六人任事由是稍戢不兩歲益甚於舊勔由是授節鉞諸路大擾以至於亂

八月鄭居中罷

母喪去位

九月辛卯大饗明堂

初禮部尚書孔光凝等言月令秋季大享帝說者謂

徧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為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為昊天之佐故與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詔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視宏規秋季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無比以稱神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黷則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

五室於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併祀五帝

盜起淮西命內侍譚稹討平之

是月初約宗室科條

徒以下宗正訓治徒以上制勘

冬十月初御明堂

以是月天運政治布告天下又頒來歲歲運歷自是

月朔布政孟春頒歷率推考氣運具之文辭而以為

常

十一月詔蔡京五日一朝

時童貫欲生北釁密遣人使海上約女真而京不能遏因上章劾貫且謂貫本臣薦他日恐累況與臣同列臣實恥之上欲罷貫所領改為司空令致仕時官制無司空將特命之會京子攸救止於是京告老詔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赴都堂視事而貫日赴朝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不出朝他日則如故此乃蔡攸别録之語恐未必然姑存之

鄭居中起復太宰余深少宰

有星如月

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十二月天神降坤寧殿上自作記

修神保觀

神保觀者俗謂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人物絡繹乗輿亦微幸以觀之或謂蔡京曰

獻土納土非佳語也後數日有旨禁絕

作萬壽山

上之初即位也皇嗣未廣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入禁中建言宮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於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至是命戶部侍郎孟揆築土增高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萬壽山後因

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語因名艮岳宣和四年始告成
御製記文凡數千言六年有金芝產於萬歲峯改名
壽岳門號陽華入門兩傍有丹荔八十株大石曰神
運昭功者立其中旁有兩檜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
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填金
字書之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峯曰慶雲萬態奇峯
又有絳霄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盡工藝之
巧無以出此運四方花竹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

深千巖萬壑麋鹿成羣樓觀臺殿不可勝計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定命寶大赦

初八寶既備上曰八寶者國之神器也命再刱乃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久而得之為璽九寸用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號定命寶至是御殿受之百官稱賀

二月夏人冠邊將官張廸死之

初通使女真約夾攻遼

建隆以来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髙藥師者泛海来具言女真攻遼國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乃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而不能達至是復委貫選人使之遂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固達所居按春川拉林河其長男曰阿古及侄尼堪爲舍輩皆用事呼郎君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大宋太祖皇帝建隆二

年時遣使來賣馬今主上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與貴朝通前好兼聞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與貴朝共行弔伐以救生靈塗炭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允許後必有國使來也阿固達與尼堪等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幷北珠生金貂子等來　是春正月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女真遽至淳與之遇於檄州未陳而潰淳與麾下五百餘人退保

長伯魚務於是女真度遼西大掠經新成懿壕渭五州皆降之又遣棟摩王攻怨軍亦敗之天祚在中京聞報震懼令内庫裒珠玉珍玩五百餘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與南宋為兄弟夏國為甥舅何憂哉及女真歸邊備稍寛天祚益自肆矣　貫嘗與熙河鈐轄趙隆議燕雲事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

三月赦四川

以城石泉軍增築九堡畢工又綿茂州夷平也知成都府劉義叟言綿茂開拓甚廣自唐以来八國巢穴已空詔許百僚稱賀

以蔡絛為宣和殿待制

絛京之子尚康福帝姬駙馬都尉帶文階自絛始

親試舉人

賜王昂以下七百八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勅令

皇子嘉王楷赴廷對有司考為第一上不欲令魁多士升昂為榜首

夏四月竄張根

根時為淮南運使坐論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遂及修造之侈賜第錫帶之濫又言花石綱騷擾之害大忤權貴由是落職監信州商稅尋又貶置郴州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置經制司

尚書省置司講畫諸路財賦
六月王寀劉昺坐妖訕誅竄
詔朝奉大夫前知峽州王寀資政殿學士劉昺酬倡
詩歌悖逆妖訛不道寀伏誅劉昺長流瓊州
赦陜西河東
以童貫奏攻破夏人建築城塞也宰執並進官
秋七月東南大水遣使賑之
九月又詔截上供米四十萬賑濟

八月童貫進太保

領樞密院事三路宣撫使以夏秋以來進築靖夏制

戎制羌三城之功也

九月辛巳大享明堂

去年已行是夏詔曰自今每歲季秋親祠明堂如孟

月行獻禮與三年當郊之歲行明堂之禮後不録

閏月罷白地等錢

初鄭居中置講畫經費局使戶部尚書髙伸推行之

諸路有僦房廊爲浮造簷厦侵官地者則會其丈尺令輸錢謂之白地錢又添酒價取醋息及榷場等事給事中吳敏駁之以爲白地錢何異於德宗之稅間架至是上詔曰自頃庶事大臣以爲可行朕采諸民多不謂便如拘白地與禁榷貨增方田增酒價取醋息河北加折耗米東南火灾强糴皆掊克苛削可即日罷諸害民蠹國如上比者三省悉以聞朕不憚改

鄭居中罷

乞持餘服上從之

行鹽鈔對帶法

時國用日廣而經費多仰於榷貨務先是鄭居中再相與童貫相表裏貫主解鹽欲以實陝西而擅其利故居中爲罷東北鹽而利入頓少至是上悟乃詔昨有司言解鹽便於煮海故用之而商販無利邉糴不行其復行末鹽於是蔡京私語人曰我作鹽法尚未盡也上知之詢其所未盡京請改袋制且計所過措

其稅袋制既與昔不同必使更買新鈔方帶舊鈔號對帶法亦曰帶搭㨿揮既出一日間入納者三千餘萬緡上大駭而後知搭帶之利也不一二歲必復為之商人每覺鈔行略滯以待改法謂之起新鈔自是鹽商大困　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兩路稅鹽與鈔鹽並行故商旅不通可並行鈔鹽許客人任從通販

四年春詔曰末鹽顆鹽祖宗以來並行不廢崇慶中以解池顆鹽不多止行本路而煮海甚博行於數

路各不相妨政和積錢至二千萬貫而有司挾情議改難以復舊商旅疑惑可下諸路諭以令來改不改鈔法秋七月又詔解鹽闕末鹽通商法備敢有搖扇以違御筆論時鹽闕陝西錢四百萬緡以代解鹽課又河朔歲賜亦不下三百萬緡自榷貨務出見錢以寄外廊而後給關子付諸路糴買俟商賈來請故謂之轉廊錢王黼秉政用日益窘既無見錢但虛出關子付外路商賈已絶粮草

得關子赴京務請錢率不能給則以急緩新久次為七等商賈莫能久俟因賤貨之交引鋪時上自督課茶鹽日令具奏比較纔不及數必加峻責提舉榷貨務魏伯芻乃與交引鋪以四六為約若請萬緡則留四千緡入納乃得之故日有四五萬緡所入若真入納則無幾蓋徒以昧上應課實非所顧既鹽鈔猥多故客貨不行伯芻乃獻言於王黼設限立額重為賞罰始者歲校俄至月校法令苛峻州縣官恐罪遂以

鈔數上户始一户數十鈔則貼錢若干與鹽鋪户歲
中有至數次科者又爭要客販所至則以鹽諳官復
科之於民其後遂至於計口而給家至户到雖嬰兒
不免矣　七年春詔崇寧初罷官賣以通商賈至收
億萬之利比歲變法遂分配民户可修復新鈔務通
財貨以復舊制

大内火

大火自甲夜達曉爇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宫及宫人

所居幾盡被焚死者甚多時天大雨火發雨如傾瀑不少止而火益熾或傳上是夜微宿於外然事秘不可得知

錄周後

除封崇義公外以其長世世為宣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為國三恪

冬十月御寶籙宮度籙

度玉清神霄秘籙會者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

端於王老志而極於林靈素於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及為大會引羣臣入士入殿聽靈素講經上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請問然靈素所言無殊絶者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為大鬨笑莫有君臣禮矣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青膠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

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云　宣和四

年冬御殿度王黼等秘蘇

十一月朔改元大赦

安堯臣補官

堯臣闕

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

是諤士效忠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

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

寺交結權臣共唱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

下言者臣謂啓燕雲之役興時唇亡齒寒堅甲利兵必伺吾隙而逞其所欲矣臣謹按童貫起自卑微本無智謀陛下付以兵柄俾典機密專務欺罔虛立城砦以奏捷易置將吏以植其黨通餽遺鬻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典常巧媚者登擢忤者斥山西勁卒盡選為親兵戰則他兵臨陣賞則親兵冒功意果安在每得內帑以濟軍需乃委充私藏而立軍期之法取償於州縣民不堪命士為解體而貫方且兇焰勃然臺

諫之臣聞有一議已中危法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
陛下矣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之謀經營既
久國用匱乏乃方田以增稅均糴以充儲茶鹽之法
朝行夕改加之以饑饉廹之以重斂事勢必無自全
而患有至於不可禦者陛下倘優游不斷異時雖悔
何及臣非不知計行身戮蓋忠憤所激不能自已至
是上下詔畧曰頃大臣建議欲復燕雲而堯臣以遠
方孤生獨陳不可或謂妄阻大事請置諸法朕以言

路久壅敢諫之士宜導以賞令吏部先次補堯臣承務郎堯臣惇族子也就以惇遺澤授之

十二月置裕民局

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科斂折變充用坐倉之為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為詳定官於是用事者恐其過有裁損不悅之矣　時京欲復行夾錫錢於中州處仁言錫錢但可行於關陝耳京恐其不附已欲去之諷侍御史張朴劾處仁罪出

知揚州而局亦尋罷　是月鳳翔府慶州諸縣皆納農器以避科斂上聞之惻然詔罪其官吏

是歲女真阿固達始稱帝國號金

女真其初部族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烏古鼐也自此傳三人至英格太師以至阿固達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毅寡言笑顧視不常少有大志膽力絕人是時女真趍遼中京天祚恐其襲已女真衆中有楊朴者遼東人

也勸阿固達稱皇帝以王為姓以旻為名以其國産金故稱大金改元天輔皆從之朴又勸阿固達遣人詣天祚求封册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蕭奉先喜以為自此可無患矣請許之天祚遂遣使備袞冕之服册阿固達東懷皇帝阿固達名楊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臣為謝乃觧猶人答百餘尋遣還要其稱大金皇帝凡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

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改佛號

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行者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　明年詔復舊

金使來

女真使李善慶入國門詔蔡京童貫及鄧文誥見之

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初議報阿固達儀趙良嗣欲以國書用國信禮有開曰女真之長止節度使常慕中國恨不得臣屬止用詔足矣問善慶何如善慶曰皆可於是從有開言有開與善慶等行至登州而死會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封女真為東懷皇帝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阿固達軍前阿固達及尼

堪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打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　初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是秋還以其事及語錄奏聞然後知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因是勸止中國謂茍存契丹猶可為國家捍邊女真強敵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上聞之不樂後三年遣使往聘欲促其共舉高麗

雖恭順終不得其要領而歸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即甫也上賜今名闕之策

太宰鄭居中及知樞密院鄧洵武皆以闕

其計以身任之曰我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

年間彼之所以關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今而勿取女真即强吾不免事之中原故地

恐非復我有於是上向其言左司員外郎倪濤獨以

為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安士不習戰軍儲又乏莫敢議論以為後患黼怒曰左司敢沮軍耶　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黼連姻亦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時諜者云天祚有亡國之相或言陳堯臣者善丹青人曾登科為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堯臣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同繪天祚像

以歸入對即云遼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幷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堯臣後遷至侍御史

躬耕籍田後不書

二月朔改元

上之改元重和也左丞范致虛言此號契丹嘗稱之蓋彼先有重熙年後主名隆禧其國中因避熙而稱

重和遂復改焉

三月皇后親蠶

於延福宫後不書　政和初詔建蠶宫親蠶殿以無

斁為名

劉法兵殲于統安城

熙河經畧童貫迫法令進師攻城不得已引軍出塞

夏人伏兵擊之士卒陷沒者數十萬貫更以捷聞百

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

夏人寇邊

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

破之於震威軍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赦陝西河東

五月有物如龍形見京師民家大水犯都城西北赤氣

亘天

忽有水高十餘丈犯都城未作前雨數日如傾及霽

開封縣茶肆人晨起拭床榻睹若有大犬蹲榻下者明視之龍也其人驚呼而倒適與軍器作坊近來觀作坊兵衆取而食之不敢以聞都人皆圖畫傳玩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蒼黒色驢首而兩頰如魚頭色正緑頂有角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有聲如牛十日而水至　初龍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亘天犯紫宫北斗仰視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拆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格格且

久其發更猛而赤氣出北數十百道其中又間以白黑二氣然赤氣為多自西方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且聲亦不絶迫曉乃止　水之作也宰相率出郭視之水已破汴隄諸内侍以役夫擔草運土障之不能禦上憂甚命户部侍郎唐恪治之或請決汴南河以護宫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詔府界監司募人決水下流遂由城北五丈河以洩　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六十

年未嘗有變今城西巨浸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
未艾或淹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變不虚生必
有感召之灾灾非易禦必有消弭之策望陛下斷自
宸衷詔廷臣各具所見而採行其說濟危圖安以答
天戒又乞直前奏事庶盡狂瞽詔都城外積水緣有
司失職隄防不修即非灾異忠言讜論未始不求豈
假天灾然後降詔綱挾姦弄直送吏部監當尋又降
一官與遠小處　時上命唐恪決水恪即日乘水舟

覽水之勢而求所以導之上登樓遥見問之乃恪也為之出涕未幾水平恪入對上勞之曰宗社得安卿之功也恪懷岀疏曰水隂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隂盛之漸警告陛下乎願亟意於馭臣鄰遠女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上嘉納之

六月夏人納欵

詔六路罷兵　初夏國恃横山諸族帳强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慶歴間姚嗣宗發收横山之議范仲淹

用之旣而元昊納欵元豐中种諤亦以為言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李憲之門欲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横山之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欵請和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辭不受貫强使持去及境遂棄之延安帥取以上貫始大沮　祖宗法凡番人授漢官有功只於番官遷轉而俸禄不甚增弓箭手有

定所而得以保其鄉里墳墓禁軍逃亡並誅戮而不敢避難至童貫為宣撫引屬户至有為節度使者舊弓箭手皆徙居新邊禁軍逃亡者許改刺別軍又擇諸路精兵刺勝捷軍以自衛夏人納款而邊備軍法自貫壞矣

秋八月復鈔旁定帖錢

初元豐中議者謂民之貿鬻輸納賴官為之據官司亦利其入遂有所謂鈔旁定帖錢後數用數止至是

諸路爭為應奉時兩浙轉運李祉乃請復其法然息不得過三分而朝廷許之祉言本路所收約數十萬貫以此給應奉自可足用令為蘇杭兩處守臣以御筆拘去而本司所置花木并御前物色須上項錢庶不侵經費從之明年七月詔江浙湖廣福建鈔旁定帖錢並令漕臣拘充糴本輒乞撥者以違御筆論

靖康初罷之

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

蔡京等請見安妃許之京作記以進畧曰皇帝召臣京臣黼臣俁臣偲臣楷臣貫臣仲忽臣熙載臣攸燕保和新殿臣儵臣脩臣俸臣行臣嶶臣術侍賜食文字庫於是由臨華殿門入侍班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至西曲水循荼䕷洞至太寧閣登層巒琳霄褰風垂雲亭至保和屋三楹時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陰蓊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彞玉芝左挾閣曰妙有右挾閣曰宣道上御步前行

至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博古秘古諸閣上親指示為言其槩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太真閣凝真閣東崇巖峭壁髙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翔鸞燕處閣賜茶全真殿乃出瓊林殿中使傳旨留題乃題曰瓊瑶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隂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作樂坐間香圓荔子黄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鄧文誥剖橙分賜酒五行少休詔至玉

真軒軒在保和殿西南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且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燕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闈於是人人以為得見安妃矣既而但掛畫像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即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傳旨至玉華閣上持詩曰因卿有詩姻家自應相見臣曰頊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闕

上持大觥酌酒命闕　勸太師

臣因進曰禮無不報於是持瓶酒注授使以進再坐

撤女童命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教水調

勸酬交錯日且暮臣奏曰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闕

更勸迭進酒行無算上忽憶絡聖春燕口

號二句問曰卿所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也歲

久不記上曰朕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名至宣和閣因

問所以告假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奉清燕哲宗

曰蔡承旨有佳記云紅蠵青烟寒食後翠華黄屋太徽閒不可不赴臣謝曰臣操筆注思於今二十年陛下語及方省彷彿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蓋非今日臣豈勝榮幸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臣曰臣在兩朝且老無毫髪報稱上曰屢見哲宗道卿但為章惇輩沮忌朕時年八歲垂髫侍側一日哲宗疑慮默然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為不可紹述朕思疑之對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宗駭曰

是兒大知由是劉摯呂大防相繼斥逐紹述自此而始臣奏曰陛下由燕而追繼紹述非特臣幸天下社稷之幸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宴樂非酒肴而已二鼓五籌衆前奏曰請罷始退

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

時道德院生金芝上幸觀焉遂由景龍江泛舟至京第鳴鑾堂淑妃從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賜京酒於是京作鳴鑾記以進初京侍上每進君臣相悅之說

於是以倈尚主而攸最親幸上時輕車小輦幸京第
命坐賜酒噐用家人禮表謝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
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攸嘗勸上曰所謂人
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
苦上納其言遂微行都山　上方為期門之事故園
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
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
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蔡攸加開府

攸進見無時便辟趨走或塗青紅優襍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詼浪之語以蠱上心妻宋氏出入禁中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京矣

冬十一月乙卯郊

屏太學生鄧肅

時朱勔以花石綱媚上東南騷動肅進十詩諷諫末句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風上即宣取

時皇太子在側上曰此忠臣也蔡京奏曰今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上不答即詔放歸田里蓋保全之也靖康初以承務郎名為鴻臚簿高宗初興遂除右正言

十二月竄曹輔

初上之微行也外人尚未知因蔡京表有曰輕車小輦七賜臨幸即報傳之四方盡知之時上下俱溺於宴安天下病焉無敢言者輔時為正字上書極論上

優容之初不加懟有旨赴都堂問狀余深曰小官何敢言大事輔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以京奏表有輕車小輦之語詰輔所從意欲中京而輔語不訓遂編管郴州人皆為輔危而輔獨怡然自若至是請諡翕然歸之

大雨雹

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十八